

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大赛拉开帷幕

本报讯(记者 徐健) 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主办,杭州市文广集团、杭州市文联承办的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大赛(东片)4月16日在浙江杭州拉开帷幕。在为期11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国22家艺术院团的18台精彩大戏、12部折子戏将在杭州大剧院等7家剧院轮番上演,共有21名演员参加“一度梅”角逐,有1名演员冲刺梅花大奖。中国文联副主席杨承志、中国剧协主席尚长荣、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李国平等出席了开幕仪式。杭州市越剧院的参赛剧目越剧《北地王》成为本次大赛的开幕演出。

参加此次东片赛区比赛的院团数量多、剧目艺术质量较高,涉及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评剧、吕剧、楚剧、蒲剧、甬剧、平调落子等10余个剧种,其中,甬剧和平调落子的演员是首次参加梅花奖评选。参赛演员均长期活跃在演出第一线,既有国家级大剧团的,也有基层剧团的。他们常年坚守舞台,为广大观众演出,练就了一身本领。值得一提的是,话剧演员的比例较往届有所增加,北京人艺的王斑、国家话剧院的袁泉、天津人艺的张艳秋等将携话剧《我们的荆轲》《简·爱》《关系》等登台亮相。沈阳评剧院演员冯玉萍也将第二次现场演出《我那呼兰河》,再次冲刺梅花大奖。据悉,东片大赛结束后,西片大赛也将于5月6日起在四川成都举行。大赛将持续至5月20日,进入终评的演员将以现场演出的形式进行决赛,由终评评委通过现场观摩,差额评出本届梅花奖获奖演员。

中国戏剧梅花奖是我国戏剧表演艺术和中国戏剧界优秀中青年演员的最高奖项,创办自1983年。今年恰逢该奖项创办30周年。30年来,梅花奖共评出600余名获奖演员,为培养优秀戏剧表演人才、繁荣戏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期间,梅花奖一直在不断改革与完善评选程序与办法。自2009年以来,梅花奖更是走出京城,以大赛形式集中举行,增强了评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此外,本届大赛将实行低票价运作,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感受戏剧表演的艺术魅力。

中国戏剧梅花奖是我国戏剧表演艺术和中国戏剧界优秀中青年演员的最高奖项,创办自1983年。今年恰逢该奖项创办30周年。30年来,梅花奖共评出600余名获奖演员,为培养优秀戏剧表演人才、繁荣戏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期间,梅花奖一直在不断改革与完善评选程序与办法。自2009年以来,梅花奖更是走出京城,以大赛形式集中举行,增强了评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此外,本届大赛将实行低票价运作,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感受戏剧表演的艺术魅力。

在江苏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新诗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畅言——

新诗发展厘清问题探寻出路

□本报记者 刘 颖

中国新诗100多年来,新诗文体的边界尚有待进一步明晰确定,新诗成长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也比较多,不管是诗歌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还是社会精神与价值的架构都是如此。日前,第二届“中国新诗论坛”在江苏苏州太仓沙溪镇举行。此次论坛以“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诗歌教育与经典化、诗歌与时代生活、诗歌审美的基本问题等话题,展开了积极有效的对话和讨论。

诗歌教育对新诗经典化有重要影响

诗歌教育与新诗发展和未来诗歌经典构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部分与会者通过对诗歌教育问题的思索和探究,认为其对诗歌的阅读和传播、新诗合法性和经典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新诗百年来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谢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百年新诗,可以称得上经典的不少,它们在等待发现的眼睛和发现的心灵。新诗的经典化,取决于艺术上的完美和流传的广泛。

吴思敬认为,当下新诗发展主要面临新诗教育和新诗研究两方面的问题,而新诗教育尤为重要。新诗教育不仅仅限于学生和年轻人,而且还要面向全民。古体诗之所以一直深受喜欢,是因为其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与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有着比较好的继承,而这正是新诗所缺乏的,因此这就涉及普及新诗文体知识的问题。

何平以南京某中学高二年级的诗歌阅读为样本,推广了一个“读同时代的诗”的诗歌阅读普及活动。他认为中学阶段的诗歌教育对于诗歌的经典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新诗教育不包含教育界的诗歌教育,那么我们的新诗研究就会成为书斋里的一门学问。他选了14首和学生同时代的诗歌,以及一些有可能形成新诗名句的诗歌进行推广教育。他表示,如何进行诗歌教育,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关于新诗的经典化,王彬彬认为,新诗的合法性与经典化是互为前提的。到现在依然有人认为是失败的,新诗的合法性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没有这个前提而去谈经典化就显得很矛盾,而只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经典化之后,合法性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林莽指出,中国新诗虽然很热闹,但弊病和不足依然存在。比如知名诗人可读的诗歌不多,这就需要一种诗人的自我要求。对于新诗的边缘化和被边缘化,他认为有很多自身的原因,因此应该更多地寻找诗歌和诗人本身的问题。

诗歌要在时代面前发出自己的声音

诗歌如何在—一个转型巨变的时代成为塑造和改变时代精神的重要力量,成为此次论坛讨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与会者从诗歌的文化价值、公共性、大众化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这一问题。

王光明认为,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不是在历史中

发出历史的声音,不是在时代面前发出时代的声音,而是在历史和现实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是因为它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不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而是必须和历史对话,提出自己对于历史、对于社会的感受和想象。

耿占春指出,重塑感受力,需要诗人重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存在,回应眼下我们这个变动的世界。不能仅仅把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来理解,而是应该历史性地阐释诗歌的文化价值。

唐晓渡认为,当代诗歌和社会脱节,诗歌没有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诗人没有承担他的社会角色,尤其是在牵涉到社会正义、良知、苦难等公共问题的时候。他因此提出建构现代诗的“内在的公共性”:诗歌从一开始不是一种个体经验或想象力的表达,或一门古老的语言技艺,它是人类文明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维度。成为启示性个人的诗人通过锻炼敏感、丰富而活跃的个体心灵,或者“在一念之间抓住真实和正义”,来实现自身的公共性。

何同彬回应了唐晓渡提出的“内在的公共性”。他认为,内在公共性仍然是缺乏公共性的,公共性作为启蒙的前提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艺术问题”。在真正有效的公共空间形成之前,艺术的私人性质难以彰显其可能作用于公共生活的积极功能。

新世纪诗歌的进步和问题

新世纪以来,新诗创作的美学面貌和诗人存在的现实生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在多元化、开放性、创造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在艺术认知、形式实验、创作心态、口语化、娱乐化等方面遗留下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和纠正。

罗振亚梳理了新世纪诗歌存在的问题:一是分量少的作家、作品太少。一个时代的诗歌是不是繁荣,要看它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诗人。二是很多诗人把创作当做一种艺术体验,或者当成实验场,这样就导致诗这样的写作是贫血的。三是民刊、网络的发展,既藏龙卧虎,又藏污纳垢。四是诗歌向娱乐化、大众化、消费化方向发展,媚俗化导致诗性的大面积消亡。

宗仁发认为,当代新诗中,故乡意识被强化了。诗人们似乎都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故乡在有意无意间走向了雷同,诗人对故乡的书写却在共名的故乡中失去了个体的独特性。如何转换观念、突出个性和独特性是个紧迫的问题。

霍俊明表示,当下诗歌在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最缺乏的是一种诗歌精神和诗人形象。没有理想和精神的诗歌可能也在愤怒、也在控诉,但已经不能像当年的诗歌那样能够冲击我们的灵魂。当下的诗人形象在共名的书写中模糊了个性,离诗歌和诗人真正要承担的十分遥远。

马新朝认为新诗经过诗人们近百年来艰苦的探索,已经越来越自由和纯粹,更加接近诗的本体和本质,但民

众对诗歌的关心和热爱程度,不是越来越好,而是呈下降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冷遇和误解。

依然有待廓清的诗歌审美基本问题

新诗经历了百年来的繁荣发展,但有关新诗的古今之争、美学倾向、语言、地方性、概念命名等基本问题,仍然需要进行细致科学的梳理和探讨。

韩作荣认为当前诗歌创作应该复活母语、沟通中西诗学,他不赞同将新诗与旧诗两种诗体割裂开来。将新诗当成没有脐带的舶来品是一种误解。新诗与旧体诗词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在诗学结构、诗性意识的追寻,不同的只是外部形体、格律及音韵的区别。在古体诗词中探源寻根,这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创建无疑是颇为有益的探索。

诗歌艰涩或晦涩的问题,一直是个聚讼不已的重要问题。叶橹认为,诗歌创作中出现“艰涩化”这种倾向,不能简单地认定其是一种有意识地背离一般人欣赏习惯或故意脱离群众、使诗歌走向“贵族化”的艺术行为,而应当从诗人的生存处境来加以探索。一些进入深层次的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常常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是这些人根本进入不了的境界,故而产生艰涩之感。所以在面对一首显示着艰涩意味的诗时,还是应当以宽容耐心的心态来对待。

“张力”是陈仲义近些年诗学研究的重点,他认为在诗歌创作中“张力”是诗语活动中局部大于整体的增值,诗语的自洽能力以最小的“表面积”获取最大化的诗意。在这个意义上,“张力”是激活现代诗语的“起搏器”,是通达诗性最短却最有效的人径,还是衡量优质诗语品质的标杆与尺度。因而有无“张力”,是区分诗与非诗的主要界线。

“地方性”写作或“地域诗歌”对当下诗歌创作有何意义?何言宏认为,“隐逸与漫游”的生存方式及诗歌作品中中对风物、自然的亲近与护卫中显现出的与现代性的精神冲突和紧张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种包括和体现于诗歌创作的主题话语、美学特征、诗学策略以及诗人主体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姿态等诸多方面的精神现象。

傅元峰认为,“现代汉诗”作为一个时间论域的概念和“新诗”作为一个诗体的概念,其实它们存在着很多的混淆。新诗的理论建设必须窄化,窄化的策略就是回到新诗的“无韵”这样一个特征。“无韵”其实就是新诗的一个独特性,只有把白话诗放到“无韵诗”这样一个地位之后,它自身的诗体特点才会被反衬出来。

此次论坛由江苏省作协主办,《扬子江》诗刊社和沙溪镇人民政府承办。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党组副书记张王飞出席论坛。论坛由汪政和子川主持。参加论坛的还有舒婷、张洪波、刘福春、晓华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和评论家。论坛期间举行了《新诗十九首——中国新诗沙龙论坛推介作品赏析》新书首发仪式。

《民族文学》翻译工作会举行

本报讯 2013《民族文学》翻译工作会4月15日在京举行。《民族文学》主编叶梅,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局长李建辉、总译审阿里木江,《民族文学》副主编李霄明以及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部分翻译家、《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编辑等近30人参加会议。与会者就《民族文学》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5种少数民族文字版的翻译工作进行了互动交流,总结了两年来的合作经验,分析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扩大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队伍、提高刊物翻译质量的途径和办法进行了探索。会议由《民族文学》副主编石一宁主持。

《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刊发的内容包括汉译民译作品和少数民族母语原创作品,其中70%以上是选译全国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作家近期在全国发表的优秀汉文作品,还有国外著名作家的译作,是中外文学精品荟萃的园地。翻译是刊物编辑出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早在2009年《民族文学》蒙、藏、维3种少数民族文字版创刊之际,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领导就商谈达成共识,由中

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系统承担翻译译审工作。至今,翻译局蒙、藏、维、哈、朝5个文室已完成了《民族文学》5个文版77期共计1000多万字作品的翻译译审工作,来自社会各界的300多位文学翻译家、翻译工作者及母语作家参与了翻译工作。

经过翻译家、审读员和编辑的共同努力,《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翻译水平迈上了新台阶,读者反馈良好。蒙、哈、朝文版还积极与蒙古国、哈萨克斯坦、朝鲜、韩国等国开展文学交流,进一步拓展国外发行渠道。如朝鲜文版翻译发表的小说《咳嗽天鹅》(铁凝)、《向南还是向东》(益希单增)、《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叶梅)获得了由韩国语言文化教育发展院主办的金狮文学奖,其中《咳嗽天鹅》获得大奖。获奖作品将集结为《2013亚洲小说选》在中、韩等国公开出版发行。哈萨克斯坦《世界文学》杂志专门介绍了《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创刊情况,转载了哈文版刊发的优秀作品,目前已有《咳嗽天鹅》和《丹砂的味道》(肖勤)、《透明的红萝卜》(讲故事的)人(莫言)等7篇作品被该刊转载。(民文)

梁晓声新作

叩问国人的“志忑”心理

本报讯(记者 王冕) 4月15日,梁晓声新作《志忑的中国人》在京首发。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的该书直面当下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和问题,准确地描摹了国人普遍存在的“志忑”心理,直面问题,触及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观察敏锐,触碰到社会。

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到《郁闷的中国人》再到《志忑的中国人》,梁晓声近年来以一系列作品保持着对中国人生存现状的关注。在此次推出的新作中,他以坦率的笔调和到位的思考,道出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现状,并从根本上剖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他看来,现在人们在各方面都有着深深的焦虑感,比如生活压力大、幸福指数低、价值迷失、道德沦丧、信任危机等等,或许大家的“志忑”心理正是当下社会意识的折射。掀开外面积压的阴霾、灰尘,被覆盖住的真实已经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梁晓声在书中告诉读者,要去学会和承受抵御时代的污浊和浮躁,静下心来,去寻找那份来之不易的真实。对于老百姓而言,脚踏实地地活着,远离有毒的食品,吃上安全的晚餐,看到一位跌倒的老人可以毫无负担地去伸手扶起……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真实。

《我本善良》受专家好评

津味话剧轻喜剧创新与突围

本报讯(记者 颜慧) 前不久,都市轻喜剧《我本善良》研讨会在天津市儿童艺术剧院召开,20余位来自京津的专家学者观摩后现场为该剧“把脉”。与会专家表示,该剧聚焦社会热点问题,以浓郁的“津味儿”、时尚幽默的对白、一波三折的故事架构,综合了戏曲、舞蹈、曲艺、歌曲等多种艺术形式,讴歌真善美,体现正能量,是当下津味话剧轻喜剧的一次创新与突围。

《我本善良》由天津人艺布叮工作室负责人田雪导演、出品、主演,近年来以《走火》《危局》《铁路世家》等作品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天津新锐作家李小红担任编剧。该剧以私家侦探“亨特张”和他的助手“郭八财”阴差阳错入住白美美租住的房间,意外撞见了快递员、房东大力姐和白美美本人,在一系列笑料百出的乌龙事件之后,假扮快递员的警察揭穿了白美美的真实身份,剧情逆转,从诙谐幽默转向人性善恶探讨,“我本善良”的戏剧内核浮出水面。最后,在几位主演与观众互动的劲歌热舞中,全剧圆满落幕,演员的精彩表演和贴近生活的台词赢得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欢迎。

据悉,为了让《我本善良》精益求精,李小红每场演出后都会在现场认真收集观众反馈,对剧本、台词悉心打磨,并与其他主创人员一起对之后的演出进行即时调整。正因为此,该剧所具有的较高文学品质也得到了与会者的充分肯定。同时,专家还倡议更多优秀作家投身戏剧创作,为戏剧艺术发展注入更多内涵、生机和活力。



由何冀平编剧、任鸣和唐烨执导的2012年纪念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话剧《甲子园》,在经过了认真的打磨和沉淀后,4月14日以全新阵容首次亮相。

《甲子园》去年演出曾创造了一票难求的火爆票房,此后,从编剧、导演到演员却并没有止步。编剧何冀平在演出后对剧本又进行了加工、调整,作曲家王立平则重新根据剧情谱写了主题歌,而蓝天野、朱琳、郑榕、朱旭、吕中、徐秀林6位老艺术家则在演出后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传递给年轻一代。不拷贝老本,以排新戏的态度去创作,是此次排演确立的方针。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排练,新版《甲子园》有了不同于老版的气场。在演员方面,濮存昕、龚丽君、孙茜、张志忠、张万昆等中青年演员加盟演出。

谈及此次演出,北京人艺院长、该剧艺术总监张和平表示,这个戏被“拿下来了,留下了”。他说:《甲子园》不仅仅是对人艺前一个甲子的总结,更是对后一个甲子的开启。人艺要把这个戏传下去。据悉,本轮演出将持续至4月26日。(徐健)

文学人物画廊就要关闭了

□木 弓

现在每年长篇小说好几千部,中篇短篇加起来,数量也相当可观,也可以说很繁荣。不过,那么多小说却难留下两三个人物。事实上,这么些年,我们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就一直很寂寞。数来数去,还是新中国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留下的那些形象。很长时期里,没有什么新人加进来。照这样下去,我们的文学人物画廊就快要关闭了。

文学是写人的,只有写人,文学才有魅力,才有力量。但是要塑造能够留传下来文学人物形象,永远是一个艰难的事情,永远是对作家的思想能力和艺术能力的挑战。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都会自觉努力塑造形象,要写出一两个鲜活的人物。从人物形象塑造成功与否,就能评判出一部作品思想艺术品质的高低,可以看出一个作家对文学规律把握能力的高下。同理,如果一个时代的文学没能为我们的文学人物画廊增添新的人物形象,那么,说这个时代的文学很繁荣,总没有那么足的底气,总不那么让人信服。

当然,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作品多,能留下来的文学人物总是很少。这种客观存在,不应该被当做现在文学人物出不来的理由。实际上,我们现在文学人物稀少奇缺,原因在于当下文学反映现实的本领不够用了、欠缺了。开始可能被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想过度忽悠,以为现实主义过时了,写实技巧也可以丢弃了。所以都去玩自我、玩观念、玩感觉。因为玩这些东西,可以不用到生活中去体验,可以不必有深刻思想积累,可以不必有严格修炼。以后玩的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只会写自己,不会写他人了。失却写实能力,也就是不会写人物了。由此,还发现我们的文学跟不上时代,有被时代抛弃的危险了。

其实,时代总是不断给我们文学机会的。“中国梦”的提出,就是给中国文学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也是扎扎实实塑造文学人物形象的绝佳机会。讲中国故事,写中国人物,让中国文学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世界发生影响,是中国文学新的历史任务。如果我们文学能够恢复努力塑造人物的传统,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表现“中国梦”,何愁文学人物画廊没人?

